

劇本創作類首獎

大家一起寫訃文

鄭衍偉

台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所畢業。創作社團夜貓館咖啡屋成員，逗貓棒電子報總編輯。在各種創作的交界活動，參與影像、劇場、動漫畫、圖文書、文學、展覽企劃等相關作品。擅長秀氣的視覺設計、荒謬的搞笑和奇妙的題材，在不同領域追求想像力和形式表現的可能性。

曾於《新遊戲時代》、《誠品好讀》、《BANG》、《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等報刊媒體發表作品。代表作品有小說《消失的風向雞》；漫畫繪本《德律風少女進化論》、《Sa Vision》；聲音小說專輯《拿破崙的恍惚》；電影劇本《倉頡就是我爸爸》等。並參與策劃跨國跨界插畫設計展《Juicer Plan》、《CG SMART校園巡迴講座》等活動。

逗貓棒電子報：
yamyoukan.net/wordpress

得獎感言

在電影越來越普遍之後，即使劇場自認意義不可磨滅，也不得不面對扮演故事，尤其是扮演「真實故事」的責任已經被電影接手了。這就像攝影取代肖像畫或擬真風景畫一樣，因為它們的功能和存在意義太過相近；如果目的是追求「客觀真實」，攝影絕對做得更好。劇場想要和電影在「扮演寫實故事」上面一較長短，有點太過耗費心力，也有點不切實際，甚至有點自貶身價（！），被當成是一種份量不足的擬真替代品。

可是我們絕對不承認劇場只是替代品。「扮演寫實故事」也絕對不是劇場的真正職責。如果只用寫實來論斷，我們就會落入透視法的陷阱，我們不想殺錯人。即使那麼那麼多好演員、好劇本依舊仰仗心理寫實在台上耍得虎虎生風，劇場依

舊不該畫地自限；畢竟連電影都可以不拘泥於敘事，尋求影像和聲音的本質了，劇場更應如此。

單純破壞舞台幻覺、挑釁中產階級品味很快就被發現只是噱頭，深度不足。更何況，雖然劇場可以是某種行動藝術，但是劇場絕對不僅只等同於行動藝術。劇場在各種可能性之中尋求生路，發現只有當下的劇場經驗才是最根本、也最難以被影像取代的。劇場越來越和表、導演靠攏，在集體即興和肢體劇場、意象劇場的潮流下，劇場越來越像「表演藝術」，而文本似乎也越來越輕薄。何況製作一齣戲曠日費時，在諸多經典環伺之下，光是扮演古典名劇就足以投注一生，新的編劇彷彿更難覓立錐之地。那，身為一個當代劇場的編劇，究竟能做什麼？我們

是不是還可以繼續追問：如果劇場不只是電影的替代品，以敘事來說，劇場的編劇和電影編劇能不能找到彼此的根本差異在哪裡？我們不得不先追究劇場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如果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根本的核心，不僅只是當代敘事劇場的存在價值很尷尬，編劇對於當代劇場來說，身分更尷尬。

起初是一個短篇小說，接著是獨幕劇，然後開始變奏。這個劇本有過四五個截然不同情調的版本，評價也很兩極，得獎之後最好奇的其實是評審們的感想，也謝謝一路走來支持我的所有朋友。劇場的可能性還好多好多，我還得更努力摸索才行。

大家一起寫訃文

An Obituary Written by Everybody

角 色

奶奶

媽媽

爸爸

妹妹

哥哥

姑姑

師公

士兵

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

時 間

第一幕 暑假

第二幕 之後

第一幕

在瀟灑誦經聲的黑暗中，哥哥區燈亮，哥哥讀著記事本。

哥：時間是一個平凡的夏天傍晚。（客廳燈亮，爸爸從客廳上。）

爸啊下班回到學校宿舍，發現家裡暗暗的，都沒有開燈。

他記得阿媽應該在家，晚上兩個人本來要一起吃飯。

他想，或許老人家去附近散步，等一下就回來。

於是，他就先上樓，把公事包放下，解了領帶，準備換衣服去洗澡。

（爸爸下，上場時手上拿著衣服，身上只剩汗衫內褲。）

哥：當他經過廚房的時候，發現阿媽坐在搖椅上睡著了。

爸：（驚）喲……媽。

（爸爸輕輕搖奶奶。）

爸：媽，麥睏這啦。

（爸爸輕輕搖奶奶。）

爸：媽？

哥：媽？

（妹上，音樂淡出。）

妹：你在幹麼？

哥：寫東西。

妹：那個咧？

哥：哪個？

妹：那個。

爸：（拿出麥克風，麥克風發出尖銳的嗡鳴，爸爸拍打麥克風，恢復正常。麥克風講話像是校內廣播，有很明顯的回音）呼——哈囉？喂？喂？現在試音，試音，大家一起寫訃文，大家一起寫訃文，OK，OK，謝謝。

（清嗓子）各位家人大家好！

哥／妹：好——

爸：再過兩個禮拜，訃文就要送印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寫一些關於阿媽的事蹟，一個人負責一個單元。大家一起同心協力，共襄盛舉！

哥：阿媽的事蹟。

妹：阿媽的事蹟。

哥：（怪聲）ㄟ。

妹：你寫了嗎？

哥：還沒。

妹：那你在寫什麼？

哥：寫一些家裡的事情。

妹：媽啊說你每次寫家裡的事情，都把家人寫得很奇怪。

（媽出現。）

媽：自己看到自己說過的話出現在舞台上噢，感覺很奇怪。

哥：寫下來的本來就不見得是真的啊。

妹：可是你寫的是家裡的事情。

媽：很奇怪——很奇怪——

哥：我又不想寫那麼寫實的東西。

（頓）

嗯——爸啊從那邊走過來……你和媽媽坐在這裡……然後我在——這裡。爸啊一進來就開始說。

爸：（麥克風講話像是校內廣播，有明顯的回音）耶——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都知道，阿媽過世對我們全家來說是多麼大的打擊，我們的內心，又是多麼的痛苦！身為一家之主，我必須擔負最沉重的責任。必須領導大家走出陰霾。看看阿媽的靈位！看！你們看到什麼？對！我們看到一個孤單奮鬥的女人，她不是名門望族，也沒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她相夫教子，耕田煮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千萬中國婦女，千萬中，千萬「台灣」傳統婦女的典範之一，我們尊敬她，我們喜歡她，我

們怎麼能夠……（哭）嗚咿咿咿……

媽：來，面紙。

爸：謝謝。（擤鼻涕，用麥克風講話）總而言之，為了表示我們對她的敬意，為了讓她在天之靈，也不會感到孤單，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一件事！那就是——大家一起寫訃文！

哥：怎麼樣？

妹：幹麼強調台灣啊？

哥：現在流行本土化啊。

（妹妹愣在一旁吐舌頭。）

妹：（怪聲）ㄟ。

（燈暗。客廳燈亮。

媽媽正在縫拼布，電視傳出細碎的聲音，交雜著變換的燈光打在她身上。）

（妹妹上。）

媽：金燒完了嗎？

妹：嗯。

媽：等一下要記得去把奶奶的晚餐收一收。

妹：幹麼不叫哥去收？（坐下）

媽：爸咧？

妹：不知道耶。

媽：沒在樓上？

妹：哥——

哥：（從外面）啊——

妹：爸啊有沒有在樓上——

哥：（從外面）沒——有——

（妹妹聳聳肩。）

媽：明天我們再來掃一下，房子這麼大，沒有人住容易壞。

妹：為什麼不叫哥去掃？

媽：我會叫他啊。

（妹妹轉台，哥哥區燈暗。姑姑上。）

媽：前幾天喔，姑姑來找爸啊談奶奶的事，爸啊也不知道跑哪裡去，結果她就拖著我開始講他們家的事情。

姑：嗨！大嫂，在沒閒喔，啊我哥哥在嗎？

媽：沒有啦，不知道吶，剛剛才回來，結果又好像出去了。

姑：喔——他本來是跟我說要去找人談花籃的事情，結果人家都打電話來催了，還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去跟對方聯絡。（姑姑坐下）

媽：他就是這個性啦。來，喝茶。

姑：免客氣啦，（窣——喝茶發出很大的聲音）

（悄聲）啊——你有沒有聽媽說過安葬的事情？

媽：沒有吶。

姑：媽噢，嘛真辛苦啦，好家在嘛是平安過去了，沒像我
爸噢，破病拖那麼久噢，自己嘛痛苦。

媽：是啊。來，喝茶。

姑：免客氣啦，（窣——喝茶發出很大的聲音）
阮家噢，從我小漢的時陣開始，阮爸就最大。阮爸脾
氣多大吶！喔！你攏沒看過，你家是讀冊人。

媽：沒啦……

姑：從我小漢開始噢，喔——我爸就親像是國王吶！啊你
先生喔，就親像王子啦！我記得你家也有在種東西
噢？

媽：有在種絲瓜和花生啦。來，喝茶。

姑：免客氣啦，（窣——喝茶發出很大的聲音）
喔！你知道以前我們家是在種稻種甘蔗，要割草都是
我和我媽在作吶！我國小畢業以後噢，就開始幫我
們家做事，啊你先生常常會蓋說他小時候在放牛，
啊——他國中以後就搬出去了，根本就不知道家裡有
多辛苦啦！

媽：噢……

（妹轉台。）

姑：阮喔，那時陣地攔卡大，就高速公路那邊那片，我和
我媽都要作好多天……

（妹轉台。）

姑：我們要有慈悲心，心中有大愛，雖然知道我媽很傳統
噢，重男輕女啦，但是……

（妹轉台。）

姑：等那麼久啊我哥都還是沒有回來喔——我跟你講我跟你講我哥噢——就那個個性跟他老爸都一模一樣啦！啊——你不知道我媽常常在唸喔——那個時候讀書也不方便他出去唸書輕輕鬆鬆喔——我留在家裡幫忙不像你還可以唸到大學……（咳嗽）咳咳——（電視傳出廣告音樂：感冒用斯斯，用斯斯……）

媽：來，喝茶。

姑：謝謝。（喝茶，清嗓子）總之喔，我媽生前就有說，她不要跟我爸葬在一起啦，我是想要來找我哥商量這件事情。

媽：不要葬在一起喔。

姑：不要葬在一起。

（燈暗。

哥哥區燈亮，誦經聲進，哥哥讀著記事本。）

哥：時間是一個平凡的夏天傍晚。（客廳燈亮，爸爸從客廳上。）

爸啊下班回到學校宿舍，發現家裡暗暗的，都沒有開燈。

他上樓把公事包放下，解了領帶，準備換衣服去洗

澡。

（爸爸下，上場時手上拿著衣服，身上只剩汗衫內褲。）

哥：當他經過廚房的時候，發現阿媽坐在搖椅上睡著了。

爸：（驚）喲……媽。

（爸爸輕輕搖奶奶。）

爸：媽，麥睏這啦。

（爸爸輕輕搖奶奶。）

爸：媽？

哥：媽？（爸爸下。）

（妹拿冰棒上。）

妹：你在幹麼？

哥：寫東西。

妹：那個咧？

（哥攤攤手。妹遞冰棒給哥吃。）

妹：你知道嗎？阿媽過世那天，爸啊有先回家，然後才又說學校有公事，跑回學校去。

哥：嗯？

妹：所以奶奶過世的時候，其實爸啊根本就沒有在她旁邊。

哥：所以……

妹：（口中邊吃邊說）爸啊…爸啊是事後才發現的。

哥：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妹：姑姑說的。（打了很響的嗝）

哥：所以說……他下班以後根本不在，是讓奶奶一個人在家。

妹：而且阿媽還打電話問說要不要回家吃飯，說她要煮。

哥：爸啊不會買回去喔！

妹：就是說啊！

哥：那個死老頭！

妹：大騙子！

哥：沒屁眼！

妹：大混蛋！

哥：還叫我們寫訃文！

（頓）

妹：我每次只要想像奶奶一個人，孤單地躺在椅子上面，然後靜靜睡著，就覺得很難過。

（頓）

哥：我跟你說一個笑話。

（妹妹點頭。）

哥：我現在寫到，爸啊一直要我們寫訃文，但是大家都不理他。

妹：（笑）本來常常就都沒人理他。

哥：阿媽過世了，爸啊很難過，工作又不順，家人又無

情！他晚上一個人，很落魄，又很孤單。
他走到正廳燒香，對著奶奶的靈位祈禱：
媽，我是英俊仔……媽，只剩你會和我講話啊吶。
這個時候，有人拍拍他的肩膀，爸啊回頭一看，竟然是奶奶，他大叫：媽啊！然後奶奶就對他說：（甜美地）英俊仔。

妹：（笑）這樣太白痴了吧。

（燈暗。客廳燈亮。）

（媽媽正在縫拼布，電視傳出細碎的聲音，交雜著變換的燈光打在她身上。）

（哥哥走進客廳。）

哥：時間是一個平凡的夏天傍晚，爸啊正在學校處理公文。（爸爸區燈亮）

傍晚六點左右，他接到阿媽打來的電話。

這個時候，阿媽正在學校宿舍，考慮晚上到底要做幾樣菜。

阿媽或許在想，煎一尾紅新娘，再熱過中午沒吃完的敏豆，可能再炒個空心菜或豆芽，要不要煮湯呢？中午還有剩一點蛤仔，但是不夠兩個人喝。

阿媽決定打個電話給爸啊，問他到底要不要回家吃飯。

然後，爸啊接起電話。

爸：喂？媽。喔，我會回去呷飯，嗯，免麻煩啦，簡單就好，喔，喔喔——好，好，再見。

哥：再見。

媽：你在幹麼？

（爸爸下。）

哥：沒事。

你還沒睡啊？

媽：看！（秀手上的拼布）

哥：喔，好漂亮。

媽：我縫這個眼睛都快要看不見了。

哥：幹麼不把燈開亮一點。（開燈）

媽：這個快要弄好了，再來拿去車一下，這塊和這塊這樣，你看，作起來就是你的袋子。

哥：喔——（坐在媽媽旁，笑）你這樣怎麼看電視。

媽：I'll listen。

（哥打開桌上的餅乾盒找東西吃。）

媽：要吃東西廚房裡面還有晚上的菜，熱一下就可以吃了。

（哥哥不動。）

媽：幫忙處理一下啦——不然每次都剩一點點還要收，很麻煩吶。

哥：喔。

（哥哥下，上來的時候拿了一碗飯。）

哥：每天都吃素食真的是讓人很沒胃口。（吃飯）

媽：先前喔，我在學這個，奶奶就會說：喔——沒彩錢，隨人去買那布那麼貴，縫那小個，我在菜市仔隨便五十塊都可以買一個，還更好用。

哥：她就是這樣。（笑）

媽：他們家的人喔，都不講生活品質，只要可以用就可以了，你看姑姑也是。

哥：嗯。（吃飯）我記得阿媽還嫌你：（台）種那麼多花要做啥？還很費水吶！

媽：不是說我故意要和她不親，我嫁過來以後，我也很希望能夠像對我爸媽一樣來對爺爺奶奶；可是他們也沒有把我當自己的女兒啊。

你知道嗎，那時候我和爸啊要買自己的房子，爺爺奶奶也不借我們錢吶！所以你們小時候喔，我才會拼命幫學生補習來繳貸款，我沒有欠他們。

我也不想欠他們。

哥：嗯。

媽：（嘲）你要知道，她這棟鄉下老家就是要蓋給你和爸的啊——

哥：拜託，誰會回來住啊！

媽：奶奶喔，她不想要起爭執，所以財產分一分，就把她

所有的錢都拿來蓋這棟樓仔厝。可是這裡光線不好，買東西又不方便，想要出去走一走外面又是大馬路。她喔，就是希望你們以後可以回來這裡工作，住在這邊。

哥：拜——託——

媽：他說喔反正妹妹以後當老師，你回來可以開補習班——

哥：拜——託——

媽：以後你們都不在家裡，鄉下這邊又沒有人了，看這房子不知道要怎麼辦。房子沒人住很容易壞，這麼大間要掃噢，也很麻煩。

（沉默，只有電視細微的談笑聲。）

媽：爸啊要你寫的東西寫了沒？

哥：唉——

媽：你還是要幫一下爸啊，現在爺爺奶奶都走了，又沒有人在花蓮陪他，他就只有自己一個人在那邊工作了吶。

哥：嗯。

你要不要喝飲料？

媽：有什麼飲料？

哥：綠茶和養樂多。拜拜剩了一大堆。

媽：那我要養樂多。

哥：我去拿。

（哥哥下，燈暗。）

（爸爸區燈亮，正在靈前燒香。正廳裡煙霧瀰漫，燭台閃閃發光。）

爸：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喃喃自語）……希望恁可以保庇阮媽在天頂平安，保庇阮叨大家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爸爸拜拜，在中央的香爐插一支香，走到左邊拜拜爺爺的牌位，插一支香，又走到右邊拜奶奶的牌位。）

爸：媽，我是英俊仔。

（沉默）

媽，只剩你會和我講話啊吶。

我常在想，有的時陣攏還會想到接你來花蓮的時陣，你看起來多歡喜咧。那個時陣，我才感覺，你真正是老啊，應該要多歇睏啊，沒想到……

我不是故意賣接你來住，但是沒閒啊真正是沒法度好好啊給你照顧，真正是很不孝耶，但是我嘛不知樣你哪會來沒多久就……唉！你平常時最健康，哪會來沒幾日仔就過去啊，你自己嘛講花蓮空氣好，人很爽快耶啊，騙人底不懂……

媽，阿貞喔對你不好，真正是很歹謝啦，她查某人喔

勿識款，讀書讀到背上去，喔——講到她就魯死。啊阿文和圓圓嘛轉來啊，他們攏很大漢啊吶！但是也都頭殼憨憨，人又懶惰，看到人也不會叫，媽，你都不知樣喔，唉，你也看不到啊，啊，你應該可以在天頂看，喔，應該很清楚，比我擱卡清楚……

媽，我擱想要帶你去爬山，帶你去很多所在行行耶吶，媽……

（佛經音樂漸漸響起，奶奶在煙霧中緩緩現身，爸爸感覺有人拍他，回頭一看，竟然是奶奶。）

爸：（驚）媽啊！

奶：（甜美地）英俊仔。

奶：（模仿爸）媽，我擱想要帶你去爬山，帶你去很多所在行行耶吶，媽……（嘆味）

爸：媽，你……

（奶奶準備下。）

爸：媽，你要去哪啦！

奶：來去行行耶。

爸：我攏已經叫人幫你寫訃文啊吶！

奶：哼，啊你不是講：（模仿爸）媽，我還想要帶你去爬山，帶你去很多所在行行耶吶。

爸：我不是……我啊知……啊——你趕緊轉去啦！

奶：轉去哪？（指舞台指示手上端出的骨灰罈）那個扣啊

喔？

（奶奶接過舞台指示拿出的滑板車，爸爸想拉住奶奶，奶奶輕飄飄瞬間滑出舞台。）

爸：媽，你要去哪啦！媽！

（爸追下，燈暗。

客廳燈亮。哥哥躺在沙發上。妹妹上。）

妹：爸啊發瘋了。

哥：啊？

妹：爸啊發瘋了啦！

哥：（嘆喏）他不是本來就發瘋了。

（爸爸區燈亮，爸爸跑過舞台。）

爸：媽，你要去哪啦！媽！

妹：爸啊發瘋了。

哥：真的嗎？

妹：怎麼辦？

哥：（拿出小熊）必須要用這個打他的頭，他才會清醒過來。哈！

妹：厄啊！

你真的不寫喔？

哥：不知道。

妹：等一下11點的時候，要記得去路口幫奶奶買素食。

哥：嗯。

（沉默）

他是怎麼瘋的？

妹：嗯？

哥：爸啊。

妹：喔！他拿他的訃文給媽媽看，說要媽媽幫他校對，結果你知道他寫什麼嗎？

（哥哥搖頭。）

妹：我的母親很重視教育。

哥：（用小熊應）嗯。

妹：所以我從小就成績優異。

哥：（用小熊應）啊？

妹：我中學考上省立一中。

哥：（用小熊應）呃。

妹：之後就讀師範大學。

哥：（用小熊應）嗯。

妹：通過國家考試之後，在市政府就職，又考取公費出國進修……

哥：等一下等一下。

（爸爸跑過舞台。）

爸：媽，你要去哪啦！媽！

你們要記得寫訃文喔！

妹：我還沒唸完咧。

哥：還有啊！

妹：我曾經擔任數學老師。

哥：（用小熊應）補習賺錢。

妹：當過政府督學。

哥：（用小熊應）吃上官司。

妹：國中校長。

哥：（用小熊應）被搞下台。

妹：大學講師。

哥：（用小熊應）擠不進去！

妹：還代表國家參加多項國際資優學術會議，在大學開設
相關課程……

哥：他這是——要去哪裡應徵嗎？

妹：這是他的訃文。

哥：哪一國訃文會寫成這個樣子啊？

妹：他大概太苦悶了，需要抒發自己的情緒。

哥：抒發情緒？

妹：寫作啊，透過寫作來發洩。

哥：他大概是勞賽（拉肚子）吧！

妹：唉。

（媽媽打掃上。）

媽：你們不要老是挑爸啊的毛病，他都這個年紀了，失敗
還能重新站起來，真的很了不起吶。

哥：他太愛面子了啦。

（爸爸跑過舞台。）

爸：你們要記得寫訃文喔！

妹：寫得好像是在對來賓炫耀一樣。

媽：你們也知道他當主管當久了就是愛面子，而且公祭也會有很多人來。

哥：重點應該是懷念奶奶才對吧？（收小熊）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人來幹麼？他們根本就不認識奶奶，奶奶也沒看過他們啦。

媽：不要亂講話。爸啊他從小就一個人生活習慣了，他比較不會表達啦。

你等一下要記得去幫奶奶買素食喔，中午要拜拜。

哥：知道啦。

妹：媽，你休息一下啦。

媽：喔！等我把這邊都先掃完。

妹：樓上我剛剛和哥哥都掃過了。

媽：記得要拖地。

哥：怎麼啦？

妹：今天下午姑姑會來。

媽：奶奶就是把錢都貼在牆壁上啦，這棟房子噢，就是要留給你們家的——

妹：喔！不要再說了啦。

哥：我比較喜歡以前的平房。

妹：我也是，奶奶幹麼拆掉重蓋啊，而且又不好看。

媽：她就是希望我們全家能回來住——（爸爸上）

爸：嘿！你們訃文寫好沒有？

妹：還——沒——

爸：怎麼還沒！

哥：不是還有兩個禮拜？

爸：什麼兩個禮拜！我明天就要送印了吶！
（媽媽掃過來。）

媽：啊——你麥底這沒時沒陣啦！

爸：啥米沒時沒陣！

媽：人在沒閒，你兩手空空攔站那擋路。
（爸爸閃開。）

爸：你們要趕快寫喔。
（兄妹不動。）

爸：趕快去寫啊！
（哥哥拿起報紙，妹妹打開電視。）

爸：呃——寫好的，我發一千塊！

妹：（拿出訃文）我已經寫好了！

媽：（拿出訃文）我也寫好了！

爸：（愣住，趕緊搶下訃文）好，好，我明天再給你們。
哥哥咧？寫好了沒？

哥：（伸懶腰）沒有寫，寫不出來——。

爸：奶奶對你們很好吶。

哥：喔。

爸：她還會特地煮碗糰包粽子給你們吃。

哥：嗯。

爸：小時候你們都是奶奶帶大的。

哥：喔！

爸：想到了喔？

哥：我記得她會用衣架打我。

爸：啊？

哥：啊，他還會把我的漫畫偷藏起來。

妹：對對對。她還把我的娃娃也藏起來。

爸：呃。

哥：而且她還老是不准我打電動。

爸：夠了夠了夠了。

哥：那我去幫奶奶買午餐了，媽，錢咧？

媽：In my bag, big one。

哥：喔。（哥哥下）

爸：（悄聲）喂，媽不見了。

媽：啊？

爸：（悄聲）媽不見了啦。

媽：不是在神桌上？

爸：不是啦，媽不在了，她說她要去「行行耶」。

媽：（溫和地）我知道你很難過，但是我現在很累，下午你妹要來，我外面還有衣服還沒曬，等我忙完我在聽你說喔。

（爸爸愣在原地。）

媽：你不是急著拿訃文？

爸：那……我去一下印刷廠啊。（爸爸下）

媽：（對外面）你中午要早點回來啊！下午還要念經咧！

爸：（應聲）喔！

妹：他到底在幹麼啊！

（燈暗。）

（哥哥區燈亮，音樂進，哥哥讀著記事本。）

哥：時間是一個平凡的夏天傍晚，爸啊正在學校處理公文。（爸爸區燈亮）

這個時候，奶奶正在校長宿舍，考慮晚上到底要做幾樣菜。

奶奶決定打個電話給爸啊，問他到底要不要回家吃飯。

然後，爸啊接起電話。

爸：喂？媽。喔，我會回去呷飯，嗯，免麻煩啦，簡單就好，喔，喔喔——好，好，再見。

哥：再見。

（妹妹上。）

妹：你在幹麼？

哥：寫東西。

妹：寫到哪裡了？

（兩人走到客廳，妹靠在沙發後，爸爸下。）

哥：寫到奶奶出現了，我有點卡住。最近家裡好像變得有點奇怪。

妹：是你變得很奇怪。

哥：（嚇人）嘎——好奇怪！你看我奇不奇怪！

妹：（驚）呃！

哥：我不想寫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那些都已經過去了。我想要寫另外一些事情，有的有發生，有的沒發生，但是很有感覺。

妹：像是奶奶出現說：（甜美地）英俊啊！（兩人笑）

哥：我覺得阿媽很強悍，像是以前他都會跟我說：

阿文啊，你哪在路裡遇到車安耐咻——過去給你驚到噢，你就要給他嚷：么壽咧！安耐你才不會驚到啊——

妹：對啊，他遇到討厭的人就會先罵么壽喔！然後就接阿彌陀佛。

哥：么壽喔！阿彌陀佛喔。

（妹妹笑彎了腰，觀眾看不見，奶奶坐了起來，穿著

打扮和妹妹一模一樣，像是時下的年輕人，譬如穿上T恤牛仔褲。重要的是讓觀眾自然感受到充滿活力的新鮮感，避免誇張古怪的裝扮。）

奶：么壽喔！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哥：我寫得很爛。

奶：未啦。

哥：又不像，又沒感覺。

奶：未啦，就像ㄟ吶。

哥：（驚）喲！你怎麼變成阿媽！

（妹妹起身。）

妹：我在這裡啊。

哥：你們兩個……為什麼連衣服都一樣？

奶：妹仔講穿這樣咖少年啊，ㄅ一ㄩ、不ㄅ一ㄩ、？

妹：媽媽今天又在發神經。

哥：怎麼了？（哥哥看奶奶）

奶：阿媽講話咖未應？

哥：就，就ㄅ一ㄩ、！

妹：（對哥哥）ㄅ一ㄩ、齣。

阿媽，哥他最近還在寫阮家的劇本吶！

哥：沒啦……

奶：寫啥？

妹：寫劇本啦。

哥：沒啦……

奶：那是啥咧？

妹：就是寫阮家的故事在台上演啊，寫得很趣味吶！

哥：沒啦……

奶：喔！寫故事喔？啊那有啥麼路用？

哥：沒啦……

妹：阿媽，這是……藝術啦，不是要賺錢耶啦。

奶：哼——啊是誰來演咧？

妹：請那……舞台劇演員啦。

奶：那攏誰咧？

哥：沒啦……

奶：（笑）哼——寫阮家的故事也沒錢，是寫這要作啥？

妹：就好玩啊，大家歡喜啊。

哥：（自嘲）呵呵呵，很歡喜，很歡喜……

（沉默）

奶：（看觀眾）喔——那那麼多人坐在那是要作啥？

哥：他們就是來看你耶呀。

奶：（羞）啊——人也老啊不美啦，沒啥好看耶啦……

（小聲）（看觀眾）啊他們咁有付錢？

妹：沒吶，要不過等下外面有賣節目單，希望他們大家可以踴躍捧場啦。

奶：喔，安耐怎麼不多來幾個？只要坐在這就可以拿錢，

給他們多看一下也沒啥要緊。

哥：阿媽，你咁嘴乾？我去給你倒茶啊。（下）

奶：（小聲）啊你哥咁有給我寫得好？

妹：有啦，哥給你寫得很古椎吶！

奶：（羞）哼——老大人啊有啥米古椎咧！

哥：阿媽呷茶……

（使眼色）啊你說媽媽幹嘛發神經？

妹：今天不是念經姑姑要來，你知道媽媽很討厭被人家在背後批評，所以不是在打掃嗎？

哥：她太在意奶奶和姑姑了。（哥哥看奶奶）

妹：他弄不完很急，就會一直發脾氣。

哥：我也會幫忙啊。（哥哥看奶奶）

妹：你都躲在樓上睡覺咧。

奶：妹仔，等仔咱出去行行耶。

妹：好。

哥：我後來有幫忙掃……

奶：你老母喔……

妹：阿媽，阮媽她就是愛面子，愛讓你歡喜！

奶：哼——咁安耐？

妹：就是安耐——

總之，媽媽不想讓姑姑又有說閒話的藉口，所以今天打掃就一直發脾氣。

哥：唉。

妹：你也多陪陪她啦，不要老是躲在樓上打電腦。

阿媽，咱出去散步喔！

奶：喔，好。啊坐在那邊的人咧？

妹：他們有別項可看啦，來，阿媽我扶你。

奶：三八，免扶啦。阿文，咱來行行耶啊！要好好顧厝
喔！

（妹妹和奶奶下。）

哥：么壽喔！阿彌陀佛。

（頓）

么壽喔！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燈暗。大悲咒響起，妹妹區燈亮。

妹妹合掌對著奶奶的靈位祈禱，下。煙霧瀰漫之
間，奶奶出現。

媽媽正在縫拼布，電視傳出細碎的聲音，交雜著變
換的燈光打在她身上。

哥哥區燈亮。他開始點火，燒金紙。）

（客廳區妹妹上。）

媽：金燒完了嗎？

妹：哥還在燒，等一下再去收。

幹麼不開亮一點？

媽：嗯。

（妹妹開燈。在媽媽身邊坐下。奶奶跟著坐下。）

媽：奶奶以前來住我們家，常常在家都沒有開燈。有時候我下班回家，還會被嚇到。

奶：哼，沒人在厝幹啥開燈？

媽：有的時候，我不知道，我真的是有點怕，我回到家，發現黑暗中好像有人坐在沙發上，然後動了一下。

奶：（取笑）三八哩囉，也不是看到鬼啊！

（奶奶在旁指指點點，唸來唸去，媽媽視而不見。）

妹：阿媽，來吃蓮霧。

奶：阿貞，呷蓮霧喔。很甜吶！

媽：（得意）看我會選麼？

（爸爸區燈亮，他在看大家的計文，塗塗改改。）

爸：這個是……阿貞寫的，（拿起計文讀）媽很有生活智慧。

奶：沒啦。

爸：（逐字讀）她常常會廢物利用，把衣架折彎作成簡單的掛勾來用，雖然不好看，但是她總是能夠想到新點子。

奶：活著就是要振動，要自己想辦法——

媽：媽，我想要叫你起來，但是擱稍微驚驚，我不知道我在怕什麼。

奶：哼——

媽：（對妹）你知道嗎，我甚至不敢碰到她。我不知道，家人為什麼會這樣，就算是你們，長大以後，我也很少抱抱你們了。

奶：這舊厝喔拆掉重起就是要留給恁耶。

爸：這個是……圓圓的，（逐字讀，越來越懷疑）我對奶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她會空手殺蟑螂？

（大悲咒音量漸強，哥哥跟著擺著頭，一邊燒金紙。）

哥：佛教音樂聽久了，還真的會搖啲。

（奶奶走到哥哥旁，看了一會，也開始跟著搖頭晃腦，擺手擺腳。）

奶：對對，就是要多振動咧，活動活動，活咧就是要振動。

（哥哥望著奶奶笑了，開始學奶奶的動作跟著動。）

媽：等一下去把供桌上的東西收一收。

妹：（不耐）哥不是在燒金，幹麻不叫他收！

媽：你們都去台北唸書，爸啊又在花蓮工作，只有我留在家裡，以後噢，鄉下這邊沒人住容易壞，一樣也是我要回來掃啲。奶奶過世喔，爸爸在花蓮又不能每個禮拜回來，都是我自己要回來掃地拜拜啲！才叫你收一下桌子，對我發什麼脾氣！

奶：阿文啊，像這樣，一，二，一，二。

爸：（拿起圖左看右看）啊阿文這張圖……阿媽怎麼是歪的？

媽：你們以為我喜歡留在這裡喔！自己奶奶生前不能多陪他就算了，現在收個桌子還不甘不願！是你奶奶不是我奶奶吶！怎麼好像變成都我的事？是你們和她有血緣關係，你們姓陳的事情！不是我吶！裝那什麼表情給我看！

（妹妹抽衛生紙想安慰媽媽，媽媽推開下）

爸：我，們，永，遠……我們大家永遠都懷念她。

（大悲咒漸漸變成舞曲大悲咒，音量越來越大。）

哥：喔！阿媽！你嘛真好跳吶！

奶：刷勿知，咱和妹仔散步的時陣看人跳跳耶，就學起來啊。

哥：阿媽，你不知道，那些師父來拜的時陣在那唸，我攏有一種感覺。

奶：啥米感覺？

哥：就是我感覺好像阮家的人會跳起來，師父嘛會跳起來，大家作伙唸唸耶就開始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全家人都開始搖頭晃腦，跳了起來。）

奶：就是要多動一下，就是要振動。

哥：喔！阿媽讚喔！

(頓)

你還會擺 pose 吶！

(燈暗，音樂淡出。

客廳燈亮，家人各自坐在不同的椅子上。)

爸：各位親戚、各位朋友，今天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妹：不要今天。

哥：這又不是演講稿。

爸：喔。(拿筆修正)各位親戚、各位朋友，今天，沒有
今天，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妹：高興用在這裡感覺很奇怪。

媽：(逗)爸啊，你的國文程度很爛吶。

哥：都是教改害的。

妹：他又沒有上到課。

哥：學生程度變差，校長也會受影響。

爸：哼——我們學校的學生都還去參加全國的國語文競賽
咧，哪有變差！

媽：趕快改啦。

爸：(拿筆修正)各位親戚、各位朋友，今……我很……
有這個機會……

哥：在說什麼啊？

妹：他在思考。

(媽媽打開電視，妹妹拿出報紙，哥哥下。)

爸：喂喂——你們幹嘛啊！我才剛開始唸。

哥：我去喝水。

妹：已經開始很久了。

媽：你要不要先改好再唸？

爸：我已經改好了啊！

（沉默）

爸：各位親戚，各位朋友，今天我……

妹：沒有今天。

爸：各位親戚，各位朋友，我……我……唉，阿貞，你在學校都是模範教師，幫我看一下嘛——

（沉默）

爸：圓圓，你是未來的國文老師吶——妳最會改作文了，幫爸啊改一下嘛，改一下嘛——

（沉默）

爸：（對外）阿文！阿文！你最有才華最會寫東西了，來幫爸啊看一下咧！

妹和媽：哈哈哈哈哈。 （對電視大笑）

（奶奶上。）

爸：媽！

奶：國語我聽沒啦。

爸：這訃文是要寫給你耶吶！

奶：啊我也勿識字看沒呀。

爸：媽！

奶：我要來去行行耶啊！（慢慢下場）

媽：欸，你改好了嗎？

爸：媽，你要去哪啦！媽！

媽！這訃文是要寫給你耶吶！媽！

媽！賣一個人出去啦！媽！

奶：這舊厝拆掉重起，就是愛恁留在這——

爸：媽！我不要留在這啦！

妹：爸！不要站在電視前面啦！

奶：來走啊喔！

媽：媽，你順行啊！

爸：媽！我陪你去行行耶啦！媽！

奶：來走啊喔！（準備離開）

妹：阿媽再見！

爸：媽！我攞想要洗身軀咧！媽！

奶：（聲音從外面傳來）來走啊喔！

哥：阿媽再見！

爸：（對奶奶離去的方向）媽！我攞想要呷飯咧！媽！

（燈暗。

哥哥區燈亮，哥哥讀著記事本，妹妹站在一旁。）

妹：你在幹麼？

哥：寫東西。

妹：爸啊把訃聞拿去印了。

哥：（怪聲）ㄟ。

最近我常常會想到奶奶回到老家那天的事情。

妹：你說，奶奶用救護車送回來那天？

哥：嗯。我記得大家都在客廳裡面等。（客廳燈亮）我們下午就回來打掃，晚上，我和你坐在這裡，媽媽坐在那裡，姑姑之後也來了，（姑姑上）我們都不知道要說什麼，也不能開電視，什麼事情都不能作，只能坐在那裡。

姑：情形是安怎哪？

媽：不知道啊，上個禮拜媽腳指頭一直會痛，說是骨頭的問題去開刀，前幾天回家也好好的，那時候你哥打電話回來，（哽咽）我本來也想問候一下媽，結果也沒說到話，誰知道今天就突然……

姑：應該不是開刀的關係啦。

媽：應該不是，那只是小手術，開完也好好的，只是暫時在醫院修養，媽覺得自己好好的也沒什麼不舒服，就提早回家了。你哥說她傍晚還打電話去學校問說要煮什麼菜咧，還好好的，回家就看她睡在椅子上……過去了。

姑：三八！才剛開完刀，不多歇睏煮什麼菜！

媽：就是講啊。

姑：唉，這樣也算是很安詳啦。

媽：是很安詳，也很好啦，不是生病什麼的。

姑：很好啦。

（救護車的紅燈閃爍，打在大家身上。）

媽：轉來啊！

（大家匆忙走到門邊張望庭院，院落區燈亮。）

（爸爸上，面色凝重，媽媽和他小聲交談一下哭了。

庭院傳來刻意壓低的吵雜聲，大家站在門邊看，擔架和葬儀社的師父等等不出現在場上。）

姑：有叫人沒？

爸：都連絡了，馬上就到，師父會先簡單處理。欸，你身上有沒有錢？

媽：How much？

爸：（手勢）要包紅包給司機。

媽：去幫我拿包包來。

妹：好。

（妹妹下。）

媽：你們開了多久？

爸：大概四個小時。

（妹妹上，媽媽拿錢給爸爸。）

爸：（對外）那個不要這樣放，來來……（爸爸下）

媽：我來幫忙啦。（媽媽姑姑下）

爸：（從外面）阿文來幫忙。

（哥哥和爸爸把椅子搬到院裡。大家陸續上下場搬了桌子，腳踏車，窗戶，有栓的大木門，龍柱，磚瓦……最後大家合力從幕後推出一個超級大佛像到院裡，因為佛像太大，所以我們只看得到他的巨大左手。

媽媽和姑姑交待一下，姑姑下。）

媽：看到奶奶沒？

妹：嗯。

媽：來燒香。

（媽媽和妹妹下。

姑姑從客廳深處提水上，經過院落又下。

媽媽和哥哥上。）

媽：（台）等仔來撿香啊。

哥：我去一下廁所。

（哥哥下。爸爸手上拿著一把點燃的香上，妹妹、姑姑上，爸爸把香分給大家，哥哥隨後上。大家拜拜，妹妹和哥哥把香交給爸爸，爸爸、媽媽、姑姑下，妹妹和哥哥走到哥哥區。）

妹：你寫得怎麼樣了？

哥：快寫完了。

妹：喔！

哥：我現在把奶奶回來以後的戲都刪掉了，爸啊遇到奶奶，就像是做了一個夢。（奶奶上）但是奶奶一直在大家旁邊看大家回想她以前的故事，她完成她的心願，就升天了。（奶奶看看天空，看看自己的手自己的腳，一臉疑惑的表情）

妹：我很喜歡這個結局。

哥：我也是。（媽媽上）

媽：你看到奶奶沒？

哥：嗯。（爸爸上）

爸：你們兩個來看，阿媽好像還在笑吶。

媽：對啊，阿媽在笑吶！

（四人下的同時奶奶走到客廳，看看混亂的庭院，看看屋外離去的眾人。）

奶：么壽喔！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奶奶兀自站在寂靜的客廳中，彷彿陷入回憶的沉思。沉默片刻。

庭院裡響起引磬的鈴聲。

一位師公敲磬走了進來。）

師：子孫有友孝沒？

奶：（罵）么壽喔！

（師公看了一下奶奶，搔搔頭，往庭院中看看，對奶奶視而不見，在客廳裡邊念邊繞起來。全家人漸次

走進，搖頭晃腦跟著師公回應。）

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有喔有喔！

師：家庭幸福沒？

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有喔有喔！

師：代代有出狀元沒？

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有喔有喔！

奶：么壽喔！阿彌陀佛。啊你來這是在作啥？（想把師公
趕走）

師：（用引磬敲奶奶頭，奶奶露出誇張的表情昏倒在地）
子孫有友孝沒？

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有喔有喔！

師：家庭幸福沒？

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有喔有喔！

師：代代有出狀元沒？

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有喔有喔！

（家人漸漸離開，巨大的電鑽聲響起，奶奶跳起來，
好像被驚醒過來，張望眾人離去的方向。）

奶：么壽喔！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邊罵一邊追下。）
（伴隨再度出現的電鑽巨響，屋頂粉塵飄落，客廳裡
堆積如山的雜物也倒了下來。）

第二幕

兩幕之間，水滴聲一滴一滴持續滴著。幕起前，巨大的蟬聲響起。燈亮。

客廳維持第一幕結束的樣子，可是顯得像是室外，陽光從部分崩塌的屋頂灑落，地上依序放置了幾個鍋子，妹妹穿著清秀的洋裝，跪在客廳中面對著最末端的鍋子靜靜合掌祈禱。媽媽上，手上帶著相機，顯得自信又謹慎，她拍了一兩張照片，發現妹妹，遠遠對著妹妹調整焦距。妹妹聽見聲音，抬起頭來發現媽媽。

媽：不好意思吵到你，我可以拍一張你的照片嗎？

（妹妹看著媽媽，又低下頭繼續祈禱。媽媽想拍，又放下相機。）

媽：你在做什麼？（媽媽走近，留意到地上排列的鍋子，小心翼翼不想打擾妹妹，靜靜走到旁邊。）

媽：我可以跟你一起拜嗎？

（妹妹點頭，媽媽才剛合掌妹妹又突然跑掉。）

媽：啊……？

（妹妹上，又拿了一個鍋子，放在媽媽面前。）

媽：喔……要對著這個？

（妹妹點頭，回到自己的位置，開始祈禱。）

妹：（捧起鍋子對鍋內說話）大家一起寫訃文，大家一起寫訃文。（媽媽愣住）

妹：（捧起鍋子對鍋內說話）大家一起寫訃文，大家一起寫訃文。（妹妹看媽媽）

媽：（不太好意思地模仿）大家一起……

妹：大家一起寫訃文……

媽：大家一起寫訃文……

妹：大家一起寫訃文。

媽：大家一起寫訃文。

妹：（用不同的語調）大家一起寫訃文。

媽：（用不同的語調）大家一起寫訃文。

妹：（用不同的語調）大家一起寫訃文。

媽：（用不同的語調）大家一起寫訃文。

（兩人玩在一起，越來越HIGH，笑倒在地，有點恍惚，呈現出迷幻的氣氛）

妹：（起身）好了。

（媽媽愣住）

妹：（伸手）給我錢。

媽：啊？

妹：（伸手）給我錢。

（媽媽會意，掏出鈔票。）

媽：你住這邊？

妹：沒有。……嗯，以前住這裡。

媽：我以前也住這裡耶！以前我先生老家在這邊，我們全家都會回來這邊玩。

妹：好巧喔！以前我們全家也都會回來這邊玩耶！

媽：那你的家人呢？

妹：發生戰爭以後就不見了。

那你的家人呢？

媽：發生戰爭以後也不見了。（對鍋內發出怪聲）啊——

（沉默）

妹：好巧喔！

媽：好巧喔！

（沉默）

媽：對了，我可以拍一張你的照片嗎？我突然覺得，你看起來好眼熟喔，我們以前沒有見過嗎？來——喀喳！

（媽媽按下快門，妹妹突然像無機的人偶崩塌垮下）

媽：你怎麼了！醒醒啊——醒醒啊——（探探呼吸，不知節制地打臉）

不要死啊！（隨便丟下）不要死——（再拍幾張）不要死——（倉皇跑走）不要死——

（妹妹倒在台上，爸爸上，牽著看不見的小孩，對小

孩說話。)

爸：阿文，你看你看！那邊就是地球耶！你看好大——小心喔——這邊到處都燒焦了，很危險，不要亂跑，對對，從那邊走過來——喔——好棒——你幹什麼啦！叫你不要跳還跳！哭！男生哭什麼哭！你看！那邊就是地球！不要哭了——你看——你看——叫你看不會看喔！你看——

(士兵穿著太空服，帶著槍，悄悄上，端詳室內，舉槍對著爸爸，咳嗽想要引起注意。)

爸：你看——地球很大對不對？(士兵咳嗽)好大喔——什麼？嗯——月亮怎樣？(士兵咳嗽)誰跟你說月亮比較大！你有毛病喔！跟你說地球比較大！你不會看喔！(士兵咳嗽)天上那麼大！地球有沒有比較大？啊？(士兵咳嗽咳到跪倒在地)有沒有比較大！啊？大不大！啊？大不大！

妹：你感冒啊！你感冒啊！

(爸爸回過神，看到倒下的士兵，走近)

爸：你身體不好喔？(自然而然把槍接過來，士兵要搶卻虛弱無力)你這個喔就是缺乏運動，才咳幾聲就虛成這樣，就是胸口的氣堵住，來啦，幫你喬一下，坐好，叫你坐好不會坐喔！坐！這邊怎麼坐？笨蛋！坐那邊啦！阿文，不要亂跑啊——你敢跑就給我試試

看！

（妹妹起身，跑走。爸爸開始幫士兵按摩，調整脊椎，抬手。）

兵：喔——！啊！喔喔——咳咳！

爸：會痛喔？會痛喔？會痛才有效——啊——你來這是……？

兵：來……來這附近散步啦。喔！啊！來……這巡邏啦。最近很亂啊。

爸：是啊，很亂啊。

兵：對啊，就是驚又亂起來，上面就叫阮來行行耶。四處看看耶，為民服務……喔！喔！很痛耶啦！喔！

爸：為你服務，我也是為你服務——

兵：喔！喔！再小，小力一點！喔！（爸爸拍幾下結束按摩，士兵攤倒）

爸：（對外）阿文！來走了啊！（對士兵笑了笑）

兵：喂！等一下！（慌忙起身，爸爸舉起槍，士兵舉起手）那個……不能黑白玩哪！

爸：（放下槍，模仿）那個……不能黑白玩哪！

兵：（慢慢走進）你……失禮啦，啊那……還我啦喔？你也沒需要……

（爸爸舉起槍，士兵舉起手）

爸：來走了啊！

兵：你……（要衝向前，爸爸對空鳴槍。）哼，你是地球人喔？喔——我就知，幹！（爸爸舉起槍，士兵舉起手）我，我是說，請！請——

爸：來走了啊！

兵：請！……衰小，幹！（爸爸舉起槍，士兵舉起手。）請！請——

（爸爸下，士兵拿出對講機。）

兵：天公伯呀，天公伯呀，這是蟾蜍，OVER。

天音：（場外傳來無線電聲）蟾蜍，蟾蜍，這是天公伯呀，OVER。

（士兵望向爸爸離去的方向，無聲講著對講機，燈暗。

姑姑區燈亮，姑姑正一邊講手機一邊查驗簽收單據，遠方可以聽見工程的巨大噪音。媽媽匆忙上。）

媽：Sony。

（姑姑低聲談話）

媽：Sony。

（姑姑低聲談話）

媽：Sony。

姑：（對電話）你等一下。（對媽媽）有什麼事嗎，Nokia？

媽：我聽說一個消息，不知道你有沒有空……

（姑姑又繼續講手機，媽媽無奈，等待。妹妹一手拎一個鍋子上，張望遠方的工程。）

妹：嗯——（走向媽媽）那邊在做什麼？

媽：說是要整平，要蓋臨時難民營，可是我看不像，難民都撤退了，軍人那麼多一定有問題……

妹：嗯——（妹妹跟著媽媽指的方向看）

媽：（驚）呃！你……耶……！（妹不理會媽媽自顧自敲打鍋子下，姑姑講完電話，迅速紀錄一些字。）

姑：有什麼事嗎？

媽：（媽媽張望妹妹離開的方向）這幾天我聽到一個消息，不過……

姑：什麼消息？

（媽媽跟姑姑說悄悄話）

姑：誰跟你說的？

媽：我不能透露他的身分。

（姑姑打開水壺，用吸管喝茶，窸——發出很大的聲音。）

媽：你有聽到風聲嗎？

（姑姑用吸管喝茶，窸——發出很大的聲音。）

媽：最近那邊不是在整地？我覺得一定有問題，雖然都圍起來，但是其實看得出來外面那邊有很多都是軍人。

（姑姑用吸管喝茶，窸——發出很大的聲音。）

媽：我有看到NIKE的輸送車。

姑：真的喔？

媽：你的長官沒有說你們要在這邊待多久喔？這邊難民最近不是都疏散了？

（姑姑用吸管喝茶，窸——發出很大的聲音。）

姑：我不能跟你說太多。

（頓）

只是喔——那些軍人我也覺得很奇怪其實我已經好奇很久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本來說是要撤退的現在又跑出來那麼多人幹什麼？我跟你說我跟你說那些人有多可惡跑來跟我們單位搶東西明明我們手上都有公文他們也不管就說什麼臨時徵收軍方比較大！反正你就乖乖聽話不然他們就說你是不是地球人就開始幹你娘罵髒話！奇怪地球人不行喔每個人都是地球來的吃的也是地球來的用的也是地球來的不然你是土裡生的會行光合作用喔！莫名其妙！我跟你說我跟你說我聽到的其實只有一點點就是他們可能不會待很久因為我有聽到他們之後又要移防到別的地方，只是有一個部隊很奇怪士兵天天在這一區晃來晃去不知道在找什麼。（姑姑用吸管喝茶，窸——發出很大的聲音。）

媽：不知道在找什麼？

姑：不知道在找什麼。

啊，有什麼消息再互相通知一下啊！（揮手下）

（爸爸上的同時，巨大的飛機暴音呼嘯而過，爸爸和媽媽望著天空，定格。

士兵區燈亮，士兵小心上，張望，拿起放置的鍋子端詳，哥哥上，也穿著太空服，帶著槍，士兵嚇了一跳。）

哥：這裡喔？

兵：報告長官！（哥示意小聲）上次我就是在這邊被他偷襲，（哥示意小聲）他多厲害咧！一雙手喔，就可以讓你要死要活。

哥：你說，他是空手喔？

兵：啊——他有武器他有武器。

哥：嗯？（哥哥謹慎探頭張望外面，又走了回來）什麼？

兵：啊。

哥：他有什麼？

兵：他……會講話。

哥：你在講笑話喔。

兵：不是，他會和看不到的人講話咧！還是一個囡仔，叫什麼阿文，說啥誰說月亮比較大！地球當然比較大！他一定是地球人！幹！（越說越暴力，士兵也越來越興奮）他就這樣講這樣講，我就這樣聽這樣聽，他就

這樣講這樣講，我就這樣聽這樣聽，他就這樣講這樣講這樣講，我就這樣聽這樣聽這樣聽，啊我的槍就被他拿走了。

（頓）

哥：上次的人也是來這巡巡就不見了，你還活著算不錯。

兵：那個是睇我隔壁的少年仔，一定就是被他殺死耶！

（哥哥示意安靜，好像聽到什麼，要士兵兩人分頭下）

爸：阿文你看，機器人在天上飛吶！你看！飛到那邊去了！飛到我們家那邊去了！跑啊！趕快去追！跑啊！跑啊！（催促小孩往遠方跑去，看了一會，笑著漫步跟上）

媽：先生？

爸：（對遠方）不要回頭——回頭很危險——快跑——

媽：先生？

爸：嗯？

媽：你以前住在這邊嗎？

爸：嗯。

媽：我以前也住在這邊耶。

爸：阿文，小心！喔——

媽：你沒有跟那些難民一起撤退嗎？現在這邊很危險。

爸：你是幹麼的？

媽：我，我是跟救難隊一起來的記者。

爸：喔。（準備下）

媽：喂！（爸爸停步）

如果你有什麼需要幫忙可以跟我說。

（頓）

這邊……很危險，很多人都……

爸：知道啦知道啦。不見了啦，大家都不見了啦，怎樣？

媽：我們是來幫忙……

爸：不用幫啦，你們最好趕快走，不要回頭，回頭很危險……阿文，喔！你跑好遠咧！跑啊！

（爸爸自顧自下，媽媽喪氣坐下。妹妹區燈亮，妹妹帶鍋子經過舞台，把鍋子藏起來，又回到先前擺好的鍋子旁，把頭埋進鍋子中，好像在傾聽什麼聲音。哥哥隨後上。）

哥：你怎麼還在這裡。

（妹妹不動）

哥：大家都不見了。

（妹妹不動）

哥：你沒有跟難民一起走？

（妹妹不動）

哥：這邊再來很危險，最近還會有士兵來，我很擔心……

妹：（把頭埋在鍋子裡）不要你管——

哥：不要待在這裡啦，如果被發現……

妹：（抬起頭，把鍋子戴在臉上）不要你管——

哥：我也是趁出來巡邏的機會才來找你，馬上就要走了，不要這樣。

妹：（抬起頭，把鍋子戴在臉上）趕快走啊——

哥：爸爸媽媽又不在這裡，你……（媽媽下）

妹：（抬起頭，把鍋子戴在臉上）你不是要走——

哥：（看手錶）這邊再過一陣子，軍隊會來，不要待在這裡，我會再回來找你。（轉身要下）

妹：你要去哪裡？

哥：要集合了。

妹：不要再打仗了好不好？

哥：不打就沒有武器，沒有武器就不能保護你。

妹：如果你死掉怎麼辦？

（沉默）

哥：我不會死。（準備下）

妹：你不是要保護我？

（頓）

哥：趕快離開這裡。（下）

（長沉默，妹妹張望哥哥離去的方向一會，開始自願自整理廢墟，掃地，擦椅子，把鍋子擺好，一個人把荒蕪的廢墟慢慢弄乾淨。）

妹：你不是要保護我？

（妹妹佇立一會，燈暗。

黑暗中，可以聽見巨大的腳步聲，軍人的無線電聲響起。）

兵：天公伯啊，天公伯啊，31區沒有發現阿媽，31區沒有發現阿媽，OVER。

天：蟾蜍，蟾蜍，收到，請繼續搜索，A3地區聽說還有難民殘留，小心地球人，小心地球人，OVER。

（燈亮。夜晚，悠長的警報音響起，警示燈閃爍著，媽媽匆忙上。）

廣播：（姑姑的聲音）總部報告，總部報告，A3地區爆發武裝衝突，請第三小隊盡速到總部集合，請第三小隊盡速到總部集合。

（媽媽跑下。妹妹區燈亮，妹妹縮成一團坐在角落。室外傳來巨大的腳步聲還有掃射的燈光。腳步聲停了下來，寂靜無聲一會，爸爸帶先前搶來的槍跑上。）

爸：阿文不要怕，過來這邊，安靜喔——要安靜——（張望外面一會，發現妹妹）你能幫我照顧他嗎？

妹：啊？

爸：你能幫我照顧他嗎？

妹：什麼？

爸：幫我一下。嘖。我會再回來。（下）

（士兵和哥哥帶槍上，兩人交互掩護前進，遠方隱隱傳來槍聲，兩人下。妹妹張望外面，捂住耳朵。）

兵：（從外面）那邊跑掉了！

哥：（從外面）在那邊！在那邊！

（噴射起飛的暴音遠去，救護車的警笛響起，外面閃爍著紅光。媽媽上，看到妹妹。）

媽：你怎麼還在這裡！（扶起妹妹，一起下。）

妹：（對看不見的小孩）阿文，阿文，我們一起走。

媽：（張望）還有人在這邊嗎？

妹：阿文來。（牽著看不見的小孩）

媽：你……沒有別人了喔？我們一起走，小心。

（媽媽扶妹妹下，燈暗。）

燈亮。蟬聲響起的晴天，妹妹提著兩個鍋子站在舞台上望著天空，媽媽上。）

媽：早安。

（妹妹靦腆的點頭。）

媽：（打呵欠）今天天氣真好，喔——地球看起來好像更大了吶（作體操）。

那個是要……？（比拜拜手勢）

妹：嗯。

媽：能不能分我一個？

（妹妹搖頭）

媽：我是說，我也想……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看看？

（頓）

啊！你還需不需要鍋子？我可以幫你找一些……（妹妹搖頭）喔。

（頓）

你還好嗎？

妹：嗯。

媽：你要不要吃點東西？你晚上什麼都沒吃……

妹：（妹妹搖頭）啊，阿文還沒吃。

媽：阿文？現在這邊難民都撤退了，你還有同伴在這邊嗎？

（妹妹搖頭）

媽：我陪你去好不好？啊，天氣這麼好，我們可以去野餐！

妹：（招呼看不見的小孩）阿文。

（媽媽望妹妹，學著迎接看不見的小孩，兩人下。姑姑講手機上，士兵跟上。）

兵：嘿！

（頓）

嘿！

（頓）

嘿！我的機器人咧？

（頓）

嘿！

姑：（對電話）你等一下。（對士兵）有什麼事嗎？

兵：我的機器人咧？

姑：機器人？

兵：我停在恁外面啊。進去辦事情，出來就不見了。

姑：不知咧（繼續電話）。

兵：這是你負責的所在，你怎會不知！

嘿！嘿！聽人講話咧！

我的機器人咧？啊？我的機器人咧？

幹！（打掉姑姑的電話）跟你講話是不會聽喔！

姑：我給你告喔！你是什麼單位的？

兵：啥小咧，是我在問問題，我的機器人咧？

姑：我叫警察來喔！

兵：喔——我知道了，你是地球人喔？你故意把我的機器人騙走，就是你！

姑：警衛！警……（士兵掩住姑姑的嘴，兩人拉扯，姑姑跌倒，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的聲音從外傳來）

委：（從外面）嘿！你在作啥！

（士兵抬頭愣住。

妹妹區燈亮，台上散佈更多鍋子，媽媽和妹妹面前

各擺了一個。妹妹和媽媽雙手合十一會，兩人有默契地捧起鍋子默數到三，一起對鍋內大聲發出怪聲。放下鍋子的時候，兩人瞪大眼睛看對方比誰撐得久，憋不住笑了起來。媽媽哼起合唱發聲的試音，妹妹跟著，兩人哼一首短歌，妹妹區燈暗。
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上，士兵作勢裝狠，下。
姑姑驚魂未定撐起身，坐在地上。)

委：你還好嗎？有沒有怎樣？

喘一下，喘一下，深呼吸，不要緊張，深呼吸，來，吸氣——

吐氣——（姑姑想站起來）

喔，喔，小心。（扶姑姑）

喔——這些軍人真可惡。打仗打一打每一個發瘋了。

姑：謝謝你幫忙，啊你是……？

委：喔，我是廣寒宮進香團出巡委員會的代表，你可以叫我麥當勞叔叔。

姑：麥，麥當勞先生，請問……

委：耶——請叫我麥當勞叔叔。

姑：喔，不好意思，我還有點……

委：沒關係，慢慢來，慢慢來，放輕鬆，深呼吸，來，吸氣——

吐氣——

姑：謝謝，謝謝。啊……麥當勞……叔叔？請問你來這裡有什麼事？

委：再過一個禮拜，我們廣寒宮進香團出巡繞境的路線會經過這邊啦。去跟軍方交涉他們都直接拒絕，但是我們就是希望來這邊替那些過世的人祈福啊，希望有負責單位能幫忙開公文，啊——我們也都要過路休息，這麼大群人，沒有許可亂起來喔，喔——很麻煩囉。聽說這邊是你在負責，想跟你商量一下。

姑：耶——我的手機咧？（找）

委：什麼手機？（幫忙找）沒看到吶。

姑：奇怪，討厭！剛剛那個士兵喔！

委：你有沒有掉其他東西？

姑：喔——沒有錢，沒有資源，沒有時間，東西又一直不見，喔——

委：耶？我的公事包咧？

姑：啊？

委：騙你的啦，我沒有帶公事包啦，哈哈。

姑：哈哈……

委：（摸）耶？啊我的皮夾咧？（慌，全身上下找）阿咧？

（燈暗。妹妹區燈亮。媽媽和妹妹一個一個聽著鍋子的聲音。）

妹：這邊這個，是上次軍隊來的時候，我偷偷裝起來的聲音。

媽：嗯……

妹：這個。嗯，這個，是我先前想到我們全家一起出去玩的時候的聲音。

媽：（聽，驚喜）海浪耶！（潮水聲遙遙響起）

妹：嗯。

媽：（聽）像貝殼一樣。

妹：我們以前小時候全家會去海邊玩，不一定要玩水，就只是在海邊走一走，很奇怪，海邊都沒有人，只有我們家的人在那裡，我爸，我媽，我哥，我，還有我阿媽。我記得那時候天上看不見地球，可是我記不起來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我記得那時候天氣很好，風很大，雖然是大晴天但是還是有一點涼，我的頭髮被吹得亂七八糟，我在尖叫，我在笑，我在哭，我在跑步，我在踢水，爸爸在拍照，他最喜歡拍照，不管什麼無聊的東西他都想要拍下來，大家都覺得他很好笑，媽媽在撿貝殼，媽媽在唱歌，在唱一首老歌，校園民歌時代的，一邊彈著吉他一邊唱，我和哥哥會跟著唱，奶奶就在旁邊拍手，在旁邊笑，聽我們一起唱歌，一起拍手，一起看海，一起等到天空漸漸變成金色，一起等到天空變暗下來，暗下來，星星，海邊很

暗，我們會看星星，我看不到他們的臉，我……我記不起來爸爸媽媽長什麼樣子，我記不起來阿媽長什麼樣子，好奇怪，明明記得去海邊玩，明明記得海浪的聲音，如果都不記得就算了，忘記就算了，我想不起來，我不知道，我……唉呀煩死了。

媽：以前我們全家也會去海邊。

妹：（分心）講別的好不好。阿文，不要跑太遠喔。

（沉默）

媽：那個……

妹：嗯？

媽：我能不能問一個問題？

阿文……那個，嗯——其實我看不到。

妹：嗯——

媽：阿文是你的朋友嗎？你好像常常跟他說話。

妹：我是最近才認識他的。

媽：喔，那他長什麼樣子？

妹：很調皮，瘦瘦的，到處鑽來鑽去。

媽：啊你是怎麼認識他的？

妹：有一個人，帶阿文來找我，請我幫他照顧……

（爸爸站在媽媽看不見的方向探頭，發現媽媽又縮回去，可是妹妹看到了。）

媽：怎麼了？你在看什麼？

妹：沒有。

媽：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想跟你說。

妹：（心不在焉）嗯。

媽：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對你拍照結果你突然就昏倒了，真的很對不起。我出去找人，回來你就不見了……

妹：我出去一下喔。

媽：你要去哪裡？

妹：等一下就回來。阿文，阿文。（招呼看不見的小孩一起下）

（媽媽一人在場上，沉默，她拿起相機，退到一個位置想要拍照，哥哥上，媽媽發現哥哥。放下相機，保持警戒。長沉默。）

哥：我看過你，你是跟救難隊一起來的吧，不用怕，我不會對你怎樣。

（哥哥緩緩走近）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年輕的女生在這邊……說不定你認識？

（沉默）

我知道我不受歡迎，你可以不用這樣看我，我很快就走了。

（哥哥聽鍋子裡的聲音）

媽：啊。

哥：嗯？

媽：你知道……？

哥：嗯，你也知道喔？嗯——

（沉默）

不好意思，我想請教一下，你們救難隊什麼時候會撤退？

媽：還有難民在這邊啊。

哥：我沒有別的意思……只是這邊很危險……

（沉默）

等我妹回來，請你帶她一起離開好不好？

媽：為什麼？

（頓）

喔——你還很年輕耶。

（頓）

我看過很多，你不要看我這樣手腳好像笨笨的，我也跑過很多戰場哪。我看過很多像你這樣，像你妹妹那樣的年輕人一個一個都倒在戰場上，到死為止都不放開手上那一把槍。

（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些上面的人在想什麼，如果我兒子去打仗我一定會揍他。

哥：（笑）哼，如果你揍他，他一定更想跑去打仗。

媽：好啊，那就先殺死我，殺死我再去打，殺死我！我看過很多父母都要孩子上戰場，他們以為這樣就能打贏，他們相信軍隊，他們相信贏了他們就會改運，發財，買房子，享受，他們寧願去死，他們寧願叫小孩去死。要打他們自己打不夠，還要別人陪他們一起打，爸爸殺女兒，兒子殺媽媽，阿公殺阿叔，阿舅殺阿媽。

（哥哥和媽媽沉默對峙。爸爸區燈亮，爸爸上，妹妹追上。）

妹：等一下。（爸爸回頭）

阿文，阿文，來。

爸：謝謝。阿文，喔，爸爸好想你吶，要跟姐姐說謝謝，啊——不要害羞，你看人家多照顧你，來，說謝謝，不要躲起來——謝謝——嗯，乖。（向妹妹點頭，下）阿文，走了，不要耍賴，已經跟姐姐再見了，走了。

妹：你也要……（爸爸轉身）去打仗嗎？軍人都在找你……

阿文怎麼辦？

媽：你不是在軍隊，你自己應該有辦法送你妹離開吧？你們本來不是要撤退？

（沉默）

爸：你看天空，地球越來越大了。因為引力的關係，這邊的大氣層已經慢慢被吸走了，就像蘋果削皮一樣，慢慢一圈一圈掉下來，空氣會越來越稀薄。你可能也有感覺到，最近有時候好像會突然喘不過氣，突然沒有辦法呼吸，人就昏過去了。如果你最近有注意那些軍人的話，他們都穿太空衣了，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媽：（對自己）遠方那邊的工程到底是什麼東西？為什麼你們還在這裡？不是根本就沒有找到什麼地球人嗎？都只是難民而已啊？你們到底要打到什麼時候？你們的軍隊好像發瘋了，每天派人在這邊巡邏開槍，我們每天都接到報告說你們的士兵開槍自相殘殺，A小隊殺B小隊，B小隊殺C小隊，每天都有報告說，你們的士兵一個一個不見，（對哥哥）你們到底在做什麼！（哥哥欲言又止，媽媽注視著哥哥看他想說什麼，哥哥再度沉默。）

爸：快要不能呼吸的時候，人的大腦會缺氧失控，人就會慢慢改變，大腦的細胞會死掉，人會發瘋，我們會一件一件事情慢慢忘記，可是阿文不用呼吸，阿文可以活下去，阿文不會變。阿文不會忘記。在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忘記之前，我想要送他離開。

妹：離開？要去哪裡？到處都被包圍了！到處都是軍隊，

不然就是難民！你們要去哪裡？

爸：我已經都準備好了，我要把他送去地球。我們家阿文從小舅成績優異，將來一定很有成就！考上一中，讀大學，出國進修，以後可以當教授……（爸爸妹妹區燈暗。）

媽：（對自己，發抖）不知道救難是來救誰的……根本就……什麼敵人，敵人根本就不存在，敵人根本是你們自己捏造出來的，你們害死多少人，你們……
（沉默）

哥：請你帶我妹妹趕快離開這裡。
我可以給你一個情報作交換。

媽：哼，軍人說話出爾反爾，只對自己有利誰要相信？

哥：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阿媽的事蹟？
（沉默）

媽：阿媽的事蹟？

（燈暗。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用麥克風說話。）

委：耶——各位香客，各位香客，今天我們就在這個臨時救難總部歇暍啊。月娘明天清早4點起駕，請大家注意，請大家注意，月娘4點起駕，4點起駕，請大家好好歇暍。暗時在臨時救難總部的北邊，有市長贊助的國泰民安鋼管秀，歡迎大家捧場，多謝，多謝，謝謝。

（燈亮。姑姑講手機站在場上指揮場面。）

姑：來——來——來——好，停！停！好了！（發出巨大的碰撞聲）

喔！你們怎麼搞的！（媽媽上）

媽：Sony！Sony！

姑：不對！不對！那邊是進香團……唷！

媽：Sony！糟糕了！

（媽媽和姑姑無聲講話，燈暗。哥哥區燈亮，哥哥和士兵巡邏上，停下喝水，隨意坐下。）

兵：長官。

哥：嗯？

兵：長官，你做兵多久了？

哥：不記得了，要算一下。

兵：長官，我，我有記著，我已經來要十年了咧。

哥：這麼久喔？

兵：是啊，我想到的時陣，自己也是驚一跳，想說怎麼那麼快？怎麼攏沒感覺？時間一下子就過去啊。我一直想一直想，想要看看自己是什麼時陣來作兵，那個時陣我在想啥？我是幾歲？我是從哪來的？我就在那想，在那想。

（頓）

我想完才發現，我攏不記得了，我，我，我不知我是

何時來耶，是熱天，還是很冷的時陣？我來作兵之後，很多事情攏總不記得啊。我忘記以前的事情來作兵，我相信地球人是壞人，我想要作出一點成績，想要幫忙找到阿媽，我一面找阿媽，一面殺人。上面交待只要好好的作，就可以過更好的生活。我在這已經待十年了，我找阿媽嘛已經習慣了，我不是要抱怨，我沒什麼好抱怨，我過得不錯。

（頓）

但是就是沒感覺了，我已經感覺沒差了，我已經準備好了，我就是在這，在這軍隊裡面憨憨地作，憨憨地殺人，憨憨地找阿媽就有夠了。人生這樣就好了。我不必回去作難民，我在這也有兄弟，我有槍，我有機器人。我還有軍隊一大群在我後面作靠山，和我作伙，逗陣過生活，就好耶，就好耶！我的朋友死了，暍我隔壁的少年仔也沒去了，我就一直在那想，攏是地球人！攏是他們黑白殺人！幹！只有地球人會作這種事情！只有地球人會這樣無情無義，就是地球人害那麼多人變難民！但是我嘛想說，啊阿媽咧？阿媽那麼偉大！阿媽那麼重要！阿媽為什麼不趕快出來讓阮看看？阮這麼多人在那找，找到鬍鬚攏生出來剃掉又生出來，阿媽為什麼不出來救那死去的人？死去的阿兵哥？救阮朋友？救暍我隔壁那個少年仔？阿媽不是

啥麼攏會？幹！

（頓）

昨仔日，長官你去開會，我自己出來出任務，遇到一個老兵，一個老耄仔。阮巡的地區同路，就作伙行。阮注意電腦上面的地圖，注意有沒有地球人的兵，注意阿媽咁會出現，就和平常時攏一樣。阮靜靜的走，這附近的人攏已經走光光了，阮已經不知道巡多少遍了，阮行過一樣的路不知道有幾百遍了，阮目珠閉起來路攏可以背起來。阮就在那路上慢慢的行，小心注意會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那個老耄仔不知是安怎，就開始講話了。他就開始講他來作兵的故事，講他以前也是難民，講他來五十年了，他也是在找阿媽，他也是在殺地球人，他也是感覺過得不錯，他就開始笑。笑得很美咧，就在那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感覺有一點不爽快，又驚有地球人會聽到，就叫他不要笑了。沒想到，他笑的越大聲，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越笑越大聲。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感覺稍微不爽快，叫他不要再笑了，他還是繼續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就叫他不要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不要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不要再笑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頓）

（漸漸走近哥哥）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代誌。我醒了，我躺在自己的眠床上面，不知道什麼時陣回去部隊耶。沒人問我去哪，我只有感覺有稍微頭殼暈暈，就吃幾粒藥，我看手錶仔是半冥三點，大家攏在暈。我去便所，我看到地球好大粒好大粒，感覺好像比昨天看到又更大了，我就在那看（勒住哥哥脖子，哥哥掙扎），我就在那看天頂，地球，地球，地球，地球，地球……（槍聲響起，士兵攤倒在地，眼睛還是睜開的，哥哥喘著氣，難以呼吸，手上拿著槍，跌倒在地，望見爸爸站在遠方。爸爸哼笑。）

哥：幹！（喘，爸爸哼笑）幹！笑什麼！笑啥小！

爸：要打啲？來啊，來啊。

哥：（喘）你以為我怕你喔！媽的……

爸：你以為找到阿媽能做什麼？

哥：不要你管！（咳）

爸：已經來不及了。

（媽媽，姑姑，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上。）

委：會撞上去？

媽：要趕快，趕快通知大家……

姑：要逃去哪裡？（看天上）地球那麼大！地球那麼大！
要逃去哪裡？

媽：越遠越好，離開這邊，越遠越好！趕快廣播！（三人

慌忙下，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用麥克風開始說話。）

哥：（哮喘）只要找到阿媽的話，就算現在才找到……

爸：去找啊——去找——

哥：（咳）你不要得意！

（爸爸哼笑）

哥：你都只會顧自己！

爸：你以為軍隊在幹什麼？軍隊就是叫你不要顧自己，而且，叫你也不要顧別人。你以為外面遠方那邊施工在幹嘛？那都是炸藥，萬一你們找不到阿媽就叫你們去撞地球，通通炸光光，沒有人會知道發生什麼事情，這就是不要顧自己。

哥：（哮喘）只要找到阿媽的話，地球人算什麼！

爸：打不過人家就拖一堆平民百姓一起去死，這算是哪一國的軍隊？

委：各位香客，各位香客，各位臨時救難中心的工作人員，我是廣寒宮進香出巡委員會代表麥當勞，有一件嚴重的事情要和大家宣布。

哥：（哮喘）你跟地球人都是一掛的！你們都是一掛的！

爸：開始呼吸困難了喔？空氣越來越稀薄了，你們太小看地球了，你們還以為沒有地球你們真的能活下去喔？水也是地球來的，空氣也是地球來的，你們……（槍

響，爸爸倒地。)

(燈暗。

燈亮，警報聲不斷迴蕩，舞台外傳來嘲雜的人聲和車聲，還有巨大的腳步聲。姑姑上。)

姑：各小隊注意！各小隊注意！帶病人優先離開，病人優先離開！（喝水發出窸——的巨大聲音）不要插隊！不要插隊！病人優先離開！（下）

(媽媽慌忙上，好像在找人，又下。妹妹上，望著天空。)

妹：地球掉下來了……(媽媽上。)

媽：終於找到你了！我們趕快，可以跟下一班車一起走。

(誦經聲開始響起)那邊怎麼了？(拖妹妹下)

委：大家心存正念，心存正念，一起祈禱！還沒有上車的人請跟我們一起念經，一起祈禱！

(槍響，哥哥區燈亮。士兵依舊躺倒在地，爸爸也躺倒在地。哥哥面對爸爸站著喘著大氣，手上拿著槍，對屍體又開了兩槍。長沉默。哥哥慢慢走近爸爸的屍體，蹲下搜爸爸的身，拿起一疊紙，慢慢翻起來，雙手抖個不停。

姑姑上，講手機指揮。)

姑：跟你們說這邊還有十萬人走不掉哪！如果加上附近五座難民營，還有以前舊市區沒有走掉的人，說不定有

一百萬哪！開什麼玩笑！啊？什麼？你們沒有辦法？
什麼沒有辦法！（下，媽媽帶妹妹上。）

媽：這邊。快！（妹妹停了下來）

怎麼了？

妹：我哥咧？

媽：是他告訴我的，他自己會有辦法逃走的，我們趕快走。

妹：可是……

媽：趕快，來不及了！趕快！

妹：我想回去看看鍋子……

媽：不要理那些鍋子了！（拖妹妹下）

妹：我想回去……（委員上）

委：各位香客，要冷靜，要有秩序，大家都有機會，大家都有機會，還有時間，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推擠會受傷，請大家還沒有領到號碼牌的先排隊做好，我們一起祈禱！一起替廣大苦難的難民祈禱！替打仗死去的人祈禱！阿彌陀佛！（下）

哥：（吃力看著，沙啞地唸）時間是一個平凡的夏天傍晚。（哥哥咳到無法站立，抬起頭，看到爸爸突然緩緩起身，慢慢離開）

爸：爸啊下班回到學校宿舍，發現家裡暗暗的，都沒有開燈。

- 姑：（姑姑講手機氣急敗壞走過）我們要有慈悲心，心中有大愛，雖然知道我媽很傳統噢，重男輕女啦，但是……
- 媽：（媽媽帶妹妹慌忙張望，跑過舞台）自己看到自己說過的話出現在舞台上噢，感覺很奇怪。
- 妹：我每次只要想像奶奶一個人，孤單地躺在椅子上面，然後靜靜睡著，就覺得很難過。
- 哥：（沙啞，咳嗽滾倒在地）么壽喔！阿彌陀佛！（奶奶上，望著天空）
（看著奶奶）么壽喔！阿彌陀佛！
（看著奶奶）么壽喔！阿彌陀佛！
- 奶：（平靜地）么壽喔！阿彌陀佛！
- 哥：（笑，艱難地爬行）么壽喔！阿彌陀佛！
- 奶：（平靜地）么壽喔！阿彌陀佛！
- 哥：（沙啞）阿媽——阿媽——
- 奶：阿文啊，你哪在路裡遇到車安耐咻——過去給你驚到噢，你就要給他嚷：么壽咧！安耐你才不會驚到啊——
- 哥：（沙啞）么壽喔！阿彌陀佛！（哥哥望著奶奶，笑了，一陣強烈的咳嗽，哥哥仰躺在地，張開嘴巴瞪大眼睛停止不動，奶奶望向天空）
- 奶：（平靜地搖頭）么壽喔！阿彌陀佛！

(場上越來越亮，發出極度刺眼的光，當光線達到最亮的時候，瞬間燈暗。)

— 劇 終 —

